

# 三江文潮



## 随笔

原载《文艺窗》

# 生活区

青桐

很干净。

她的斜对面是麻将馆。几台吊扇在头顶搅来搅去，热风扑扑，却永远人头挨着人头。转转麻将、长沙麻将、深圳麻将，轮流坐庄，各领风骚。打发时日，无疑是个好场所。她的忙而不乱与麻将馆的热闹，看起来完全不一样，却是各自相安的。一个是悠长日子的生动，一个是日脚飞快而过的生动。

麻将馆里妇人居多，也就玩个三五元的小麻将，一场下来，输赢并不至伤筋动骨，却也常为几个元钱争得面红耳赤，拂袖而去也是有的，口里还要说倒不是为钱，而是为牌牌德。但今天翻了脸，明天又会是一团和气的牌搭子。这样离不得，可见其乐无穷。

再往前走，是几栋红房子，是五十年代的苏式公寓。梧桐树想必也是当年栽的，如今浓荫匝地。过身时，温度立降几度。梧桐深处坐了个老人，几把躺椅几把靠椅，一张桌，看报，扯淡，下棋，优哉游哉。当年栽树的人怕也是他们吧，如今歇凉，是理所当然了。

出了一区，就有一棵苦楝树。春天时，一树尽是细碎的紫花，清香得叫人觉得苦楝树这个名字实在委屈了它的香。今年很怪，仍未挂一串串的苦楝子。拐个弯，原来还有一棵枇杷树，现在砌了栋新房子。以往三月开花，花不太起眼，五六月就挂了金黄的枇杷果。路边的果子总是等不到熟，就给小孩子打着玩了爬着摘了，吃倒赚了。城里的孩子本连个淘气的地方都少有，这棵楝树给了孩子们无限乐趣。如今，还是没了。

小孩子可能倒不觉得，他们一样有自己的乐子。几个小孩子在小区的马路上溜滑梯，一会前翘一会翻转，轮着花样炫技，一切尽在掌握中。我看着那些惊险动作，总替他们捏把汗。他们叫嚷着飞奔而过，也不是不快乐。拐个弯就是热闹处了，幼儿园学校冰室菜场超市水果店理发店美容院俱乐部。

最老的理发店还在，还用剃刀修面的，我怀疑理个发仍只要三五元。那个女师傅有六十多了吧？在这由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。找她理发的仍是她这个年纪的人，那些头交予她手上打理也是几十年了。有一天，她理不动了，这个店可能也就没了，或者就改成美发屋什么的了，剃刀定是不用了。

我没进菜场，但可听到里边的讨价还价声，也可听到里边的剁骨剁声，还能闻到菜场特有的味道。我很怀念这个菜场，以前这里所有的商贩我都认得，他们远远不像大超市的营业员，他们都各有表情各有气息各有性情也各有性情，很亲切。

在杂志报刊店前的树底下，会有个卖冰凉粉的老信，人和善，冰凉粉也晶莹莹的，并水做的，叫人望一眼，就自然想起“一片冰心在玉壶”。玉壶倒没有，一个洋瓷桶盛着，却是家常的好，更近人情。有时去会吃一碗，和他聊几句，夸他的薄荷水消暑，总能赚得老人开心，胡子都笑得一翘一翘。如果有天没看见他，会想是给什么事耽搁了。

我以前会在杂志报刊店买份《南方周末》，偶尔去买本《小说月报》《收获》之类。这个店捎带着卖两张的彩票，生意很不错，偶尔会挂一张红榜出来，某某期本店中了什么奖。这个店名叫黄金屋，出自然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但我看着红榜，总觉得还有一夜暴富的寓意。

出生活区门口，看到一个农妇担了一担果子在卖，一边是黄皮梨，一边是李子。有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买了一袋梨，农妇称好，又塞了几个李子给他，让他尝尝。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声谢谢。农妇倒粗声大嗓地讲，屋里栽的，要什么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我想起在杂志报刊店买份《南方周末》，偶尔去买本《小说月报》《收获》之类。这个店捎带着卖两张的彩票，生意很不错，偶尔会挂一张红榜出来，某某期本店中了什么奖。这个店名叫黄金屋，出自然是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，但我看着红榜，总觉得还有一夜暴富的寓意。

出生活区门口，看到一个农妇担了一担果子在卖，一边是黄皮梨，一边是李子。有个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买了一袋梨，农妇称好，又塞了几个李子给他，让他尝尝。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，连声谢谢。农妇倒粗声大嗓地讲，屋里栽的，要什么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这个生活区叫人留恋不已的也就是这些吧。

## 小小说

原载醴陵市《开卷有益》

# 关机一日

朱红娜

不知颈椎是什么时候开始背叛我的身体的，它自顾自地突出、弯曲、变窄。我还记得医生抬头看片子的时候眉毛皱成一团，然后让我向左转，右转，上转，下转，我听见颈椎“嘎嘎”地提出抗议，并且限制了我转动的范围。

“年轻人，再不注意，会瘫痪的。”医生说。医生这句话像一股强烈的电流，击得我全身震颤。

每天醒来一睁开眼，我的手就习惯性地伸向床头的手机。突然，手又触电般缩了回来。我想起了医生的那句话。

“最好的药就是你自己。”医生的劝告闹钟一样提醒了我，我应该少玩手机。

今天是周末，我突发奇想，如果关机一日，会是什么结果呢？

说干就干，我首先给女朋友留言：今天不要联系我，我有事。

然后给母亲打了个电话，问她：“妈，家里有没有事？”

母亲说：“好好的怎么会有事。”我说：“没事就好，今天不要联系我。”

挂完电话，我关了手机，把手放进抽屉里。我怕带在身上忍不住会开机。

我打算开车出去玩，刚走出不久，突然想起身上没有带现金，以前所有消费都是手机微信支付，连街上的老太婆都可以扫微信，只要手机在身，就没有带现金的必要了。但手机没带，如何付钱？我只得返回家里拿了一些现金，继续往城郊开去。道路两旁是大片大片的柚子树，绿意盎然，正值柚子花开时节，打开车窗，阵阵花香扑鼻而来，我用力地吸着，顿感清爽了许多。我要去一个乡下老房子改造的民宿，那里山傍水，鸟语花香。这一天，我要在那里度过一个没有手机骚扰的生活：看书、喝茶、发呆、散步。想着过一天这么安静的生活，我心里美极了。

以下的事情我是不知道的，也是始料未及的。那天母亲想多了，觉得我好端端的大早上怎么会突然打电话问家里有没有事呢？而且越想越不对劲，于是拨我电话，可电话一直关机，到午饭时间了，手机还是关机。母亲急了，顾不得面子，

主动打了我女朋友电话，女朋友诚惶诚恐，因为那是母亲第一次给她打电话。其实我经常外出有事，不接电话是常有的事。可听母亲一说，女朋友也觉得反常，就亲自到我的宿舍，但扑了个空。

于是打我同事的电话，同事说：“顾立今天休息啊。”女朋友再打我朋友的电话，朋友说：“没在一起哦。”一个个朋友问过去，一个个回复说没见到。

她开始胡思乱想，以为我跟前女友死灰复燃一起游玩去了，女朋友硬着头皮拨通我前女友的电话，问了她一些问题。前女友一听气愤地说了一句“神经病”，就把电话挂了。女朋友立即慌了神，这一个大活人怎么说失联就失联了呢？会不会被领导派去秘密采访了？我是报社的民生记者，经常会有秘密的采访任务。女朋友找到我领导的电话，说顾立失踪了。领导一听也慌了，说我前段时间明察暗访，通过几个通宵的守候，写了一篇长篇报道，引起社会强烈反响，企业被罚款100万元，老板扬言要砍断顾立的腿。

女朋友一听领导分析，在电话里“哇”地就哭了，打110，110说失踪24小时才能报警，现在才12个小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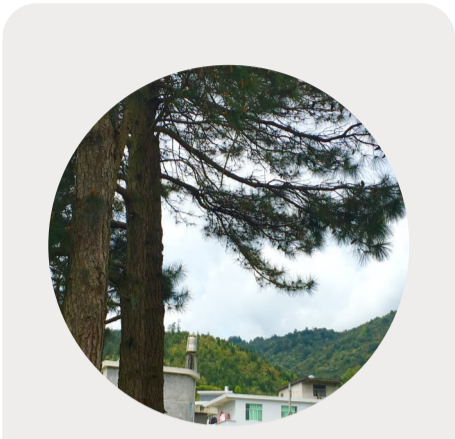
一定是出事了，一定是出事了！女朋友坐立不安，在朋友圈发了一则寻人启事，配上我的照片。一时间，朋友圈迅猛转发，全城的微信都在寻找顾立。

母亲急得一整天水米未进，担心我是不是想不开，因为母亲一直反对我与女朋友交往，她好不容易一个人打拼下千万资产，女朋友家在农村，怎么般配她这个富豪家庭？母亲一个同学的女儿早就看上了我，对方家长是市里一个领导。可我偏偏喜欢现在的女朋友。母亲只得把户口本藏起来，拖着我们。

“顾立，妈错了，只要你没事，妈妈什么都答应你。”母亲后悔极了，千百遍呼唤着我。这是后来女朋友告诉我的。

当我第二天优哉游哉回到家里，打开手机还来不及看铺天盖地的信息，女朋友电话就过来了，哭着说：“顾立，你可回来了，妈妈在医院，快过来吧！”

我呆若木鸡，手机掉到地下，外壳摔得粉碎。



杉树。摄影/罗玉珍

## 古体诗

原载炎陵县《神农风》

# 杉树吟(外两首)

徐春生

生就栋梁种，常幸帝王衙。青年年岭云水，寂寞在天涯。不做婀娜柳曲，岂向花间苟就，刚正不旁靠。健爽总多刺，坦荡寄山阿。

地天里，风雨中，站成崖。不询世路，叠叠浓绿伴烟霞。落落千山潜隐，杆杆云中翥水，漠漠远尘华。即便山中老，也入栋梁家。

# 《水调歌头——仰炎陵石鼓千年古樟》

早起为新浴，欲见去尘衣。相邀雅友同至，简束御轻骑。恍若前生相遇，更见雍容富丽，久欠仰神奇。抱榻恰如故，泪眼自迷离。

总辗转，轻细语，暗相惜。唯期壮盛，茎茎枝叶与天齐。高岭长舒日月，谷壑云烟千古，丰茂在高提。俊秀地天里，相伴圣陵西。

# 《南乡子——望江流》

高处寄情柔，郁岭葱茏入性刚。白鹤横空生惬意，冷灼，排鹤悠悠万岭收。

唤醒一池愁，远景风光醉眼眸。万木潇潇秋气壮，豪道，不尽江河滚滚流。

原载《今日云龙》

# 今昔言子祠

张一琛



言子祠 摄影/罗玉珍

言子，名偃，字子游，是孔子三千弟子中唯一的南方人，为“七十二贤”之一。唐代开元年间他被列为十哲(排名第九)进入孔庙受人们的祭祀，明朝时被皇家封为“先贤言子”。明洪武年间，言氏后人言信被贬，自江苏常熟虞山迁湖广武陵，再迁湘潭三都苑在塘，宗祠建于湘潭城东，即今天的云龙示范区学林街道太平桥社区。

四月的一天，阳光明媚。我沿龙母河堤，跨过太平桥，几经辗转，终于在村间小路旁的民居后看到了言子祠高高的红墙。大门口汉白玉砌成的门楣上浮雕的蝙蝠依然清晰可见，正门上方镌刻有“先贤言子祠”字样的汉白玉匾额早已不见踪影，只留下一个长方形的墙洞。据说在宗祠前的官道旁，还立着一块石碑，写有“文官下轿，武官下马”，因此过往文武百官都会进祠谒拜。但这块石碑也在几年前被偷走了。

这座有着悠久历史痕迹的“危房”，虽已破烂不堪，但雕龙画凤的木梁和青砖红墙，透着昔日的恢宏和荣光。走进大院，祠堂有三进，占地面积大约有1000平方米。朱红的外墙剥落残缺，屋顶的木料和青瓦大部坍塌掉落，屋基内灌木丛生，有的空地被当地居民栽种了蔬菜。

在热心居民的指引下，我们在

祠堂附近见到了言家后人言金明，他是太平桥社区居委会委员，听说贤”之一。唐代开元年间他被列为十哲(排名第九)进入孔庙受人们的祭祀，明朝时被皇家封为“先贤言子”。明洪武年间，言氏后人言信被贬，自江苏常熟虞山迁湖广武陵，再迁湘潭三都苑在塘，宗祠建于湘潭城东，即今天的云龙示范区学林街道太平桥社区。

祠堂附近见到了言家后人言金明，他是太平桥社区居委会委员，听说贤”之一。唐代开元年间他被列为十哲(排名第九)进入孔庙受人们的祭祀，明朝时被皇家封为“先贤言子”。明洪武年间，言氏后人言信被贬，自江苏常熟虞山迁湖广武陵，再迁湘潭三都苑在塘，宗祠建于湘潭城东，即今天的云龙示范区学林街道太平桥社区。

祠堂附近见到了言家后人言金明，他是太平桥社区居委会委员，听说贤”之一。唐代开元年间他被列为十哲(排名第九)进入孔庙受人们的祭祀，明朝时被皇家封为“先贤言子”。明洪武年间，言氏后人言信被贬，自江苏常熟虞山迁湖广武陵，再迁湘潭三都苑在塘，宗祠建于湘潭城东，即今天的云龙示范区学林街道太平桥社区。

极像观乒乓球冠军争夺赛那般忽左忽右，稍有差池，梭子一旦撞断了纬纱，织布者就得停下来接上被撞断了的经纱而误了织布时间。经纱上如此打上了一个结，布匹上又多了一个疵点。

织布者技艺水平的高低之分，织布速度快慢之外，就看布匹上面疵点的多少。在吱吱呀呀的踏板声和梭子哗啦啦的穿行声的交响乐中，宽幅约80厘米、色泽乳白的布匹缓缓地延伸着。也有应客户要求，织布者套用部分染色的纬纱，织成花格子布，但为数不多。家织土棉布的确很“土”，之所以“土”，是因为成就它的工艺太“土”，故显得粗糙且疵点较多，“肤色”蜡黄。农家织土棉布染色之需，我老家在旧时专门辟一片土地种植一种名叫蓼蓝的植物，农历三月播种，六月收割。

蓼蓝长成了，杆儿竹篾般粗，高约2米，细碎的叶子墨绿而繁密。将收割好的蓼蓝放到用石灰砂浆粉刷过的(那时候还没有水泥)圆形水池里，放入适量的石灰、浸泡一些日后，滤尽其渣，便是蓝幽幽且如当今洗面奶那般滑腻的靛青了。生产队将其大部分卖给蓝印花印染作坊，以增加集体收入，留下小部分按工分分给农户自家土法染布(只染色，无印花)用。若是缝制外衣(缝制内衣一般不染色)，将靛青和清水按比例配好，放置大铁锅里煮沸，再将经凉水浸泡过的土棉布放入铁锅里，一边煮一边搅动，以便染色均匀。

倘若缝制被单，便拿到印染作坊，印染成各种各样的花纹图案，古朴、清新而淡雅。别说家织土棉布土不啦叽，在当今年轻人眼中中兴许是“土”得掉渣，但在那买布缝衣既要凭“布票”又十分紧缺钱币的年月，家织土棉布能基本上解决农家人穿衣盖被的问题，的确功不可没。况且，论实用也无可挑剔：百分之百纯棉，无需绞尽脑汁搜肠刮肚反复斟酌诱人的广告词；缝制内衣，暑天透气吸汗使人凉爽，寒冬厚实保暖令人通体暖和，胜于当今诸多名牌保暖内衣；若论护肤养肤，仅次于正宗蚕丝绸缎，且越洗越亮白；缝制外衣或被单，保耐用不容易染污。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

家织土棉布，一丝一缕系着一个“家”字，印迹着农家人艰辛的汗渍，记载着农家人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生活轨迹，丝丝缕缕总关情。在名牌无数、时尚而花哨的服装“渐欲迷人眼”的今天，家织土棉布镌刻在我心底的许多念想，历久弥新，回味无穷……